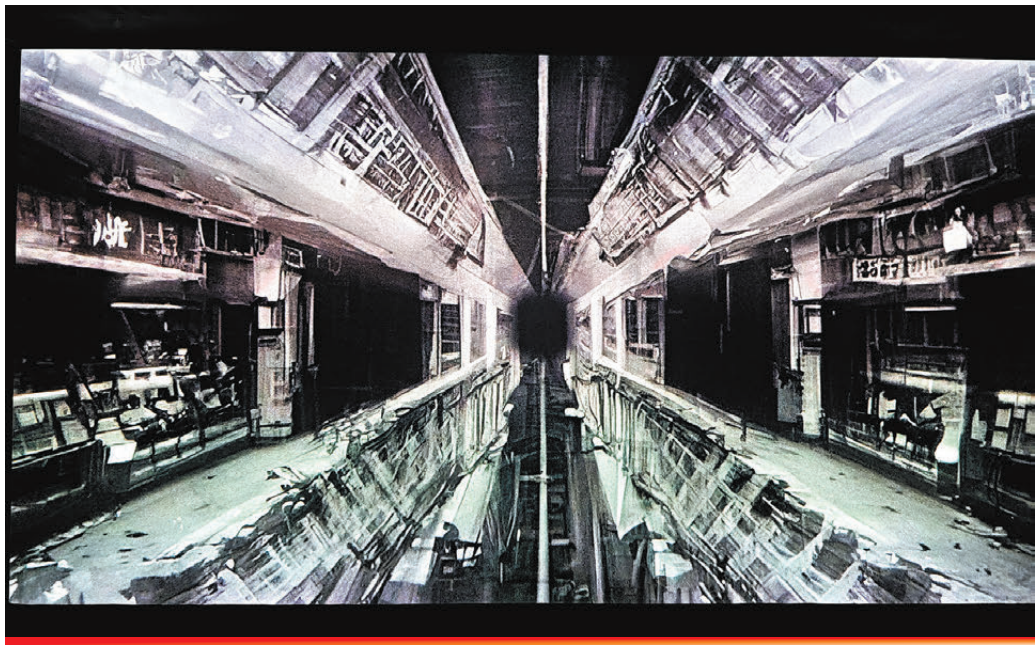




日夜喧囂的繁華都市，街邊閃爍的霓虹燈牌，川流不息的行人與的士，穿梭於尖沙咀與灣仔之間的渡輪……這些都是香港，也不全是香港。由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主辦的《透·時·光》香港藝術展正在成都市美術館舉行，7位香港藝術家以香港為靈感，透過畫作、裝置、聲音、動畫等不同媒介的碰撞和融合，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香港。是次展覽將持續至12月1日，期間免費向公眾開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跨媒體藝術家陳家智在《重構》中構建了一個虛實結合的香港。

●朱興華的《上下天橋》



香港藝術家成都開展《透·時·光》

對於許多人來說，「香港」是熟悉的，這種熟悉來自於影視、文學、流行音樂及自身經驗；但「香港」也是陌生的，這種陌生源於100個人談香港，可能會有100個不同的回應和想像。是次展覽以香港為軸，用藝術回應當下，策展人鄺佳玲表示，「透」有穿過、滲透、瀰漫之意；而「時」與「光」則代表兩個維度，前者是一切事物變化的見證，後者是能讓一切被看見的存在。不同年齡段的藝術家通過傳統或新興藝術形式，構建出自己眼中香港的多元面貌。「希望觀眾能夠通過這些展品『穿越時空』，領略香港在繁華之外更生活化的城市風情。」

重構著名地標

維多利亞港作為香港最著名的地標之一，不僅見證了香港的繁華與變遷，也成為了藝術家們靈感的源泉。媒體藝術家林欣傑的《築浪》，以竹棚的結構和被風吹拂的輕紗，讓一片片飄逸的「海浪」築成了香港的獨特城市景觀。而風的方向與強弱、燈光和聲音，則以1997



●朱興華的《舞台上的駱克道》

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之間的天氣數據所生成，讓觀眾1小時內可置身香港25年的天氣風景變幻之中。

渡輪是香港被人們所熟知的存在，而北角渡輪作為較隱匿的存在，即使在維港線之中，也易被忽略。作曲家及藝術家林丰的《夜》，以凌晨的城市景觀為重點，利用光、影、聲製造了一個沉浸環境，讓觀者在暗黑中聆聽發現香港地標維多利亞港灣裏被忽視的北角輪渡。

記憶的建構與人工智能的影像生成有很多相似之處。跨媒體藝術家陳家智的作品《重構》虛實交錯，通過人工智能、電影對白、文學作品呈現了一個融入了記憶碎片的香港灣仔，產生的圖像既熟悉又陌生，讓觀眾重新審視香港這座城市的多元性。

回溯街道記憶

對香港城市街道的記憶，是藝術家們的另一靈感來源。聲音視覺藝術家曲淵澈在經歷4年調查後，在畫作《夢遊紅香爐記》中以手繪地圖的形式，將200多條以植物命名的香港街道和其背後的生態、農業或園藝歷史呈現在觀眾面前，以回應香港作為貿易港口的航海歷史。而其另一件混合媒體作品《植物學哥倫布》則通過虛構動畫與物件布設，參照在歷史上不同地域植物被發現的軌跡，模擬了人類對探索的狂熱與慾望。



●7位香港藝術家以香港為靈感，帶來驚喜作品。

呈現熟悉又陌生的香港



●曲淵澈的混合媒體作品《植物學哥倫布》



●作曲家及藝術家林丰的《夜》，以凌晨的城市景觀為重點。

退休後成為全職藝術家的朱興華，在3件畫作《啤一啤》《舞台上的駱克道》《上下天橋》中，將目光投向了在香港生活棲息的人，通過巧妙的色彩設計和簡潔的構圖，捕捉香港街道繁華熱鬧的一面以及普羅大眾的愜意生活，體現具有明顯時代特點的小人物內心世界和社會關係。

荔園遊樂場曾是香港規模最大的遊樂場，承載着許多人的童年記憶。香港電影美術學會會長文念中的《迴旋舞曲》，重建了部分旋轉木馬的場景。這來自於電影和其背後的歷史呈現在觀眾面前。



●曲淵澈的《夢遊紅香爐記》將200多條以植物命名的香港街道和其背後的歷史呈現在觀眾面前。

「看景」（勘景）攝影庫存，那是有關香港荔園的珍貴攝影作品。儘管昔日的樂園已被替換成新的景觀，「看景」這個電影製作環節卻間接保留下了香港的城市印記。

「90後」香港藝術家李鈺淇帶來的動畫作品《遊、樂、園》



●「90後」香港藝術家李鈺淇帶來的動畫作品《遊、樂、園》。

樂、園》則由數字手繪的多重靜幀組成，以生動的動畫帶領觀眾在想像中乘風騎行，「穿梭」於香港常見的遊樂場和行人隧道。李鈺淇說，公園是該動畫作品的主要元素，她將童年記憶、個人情感以及從小到大對香港的觀察融入作品，從城市美學和社會變遷中喚起無數微觀敘事，以期喚起觀眾相關聯的記憶或純粹的想像。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表示，駐成都辦致力於通過音樂會、展覽等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推動香港和內

地民眾在文化上的「雙向奔赴」。是次展覽旨在為香港和內地的藝術業界人士及愛好者提供交流機會，促進香港與內地文化交流，亦為兩地藝術從業者締造相互學習、合作的機會，也希望觀眾透過藝術展領略不一樣的香港魅力。



●文念中透過一段曾經失而復得的遊樂場錄影片段，在《迴旋舞曲》裏重建了部分旋轉木馬的場景。

大型越劇史詩《膽劍千秋》演繹千年古越文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大型原創越劇史詩劇《膽劍千秋》14日晚在國家大劇院上演。該劇以「膽劍精神」為主線，選取了十數位越地風流人物的故事，從北宋康定元年，范仲淹、滕子京師徒論清白開始，一直延續到民國十六年魯迅仗劍問古今為止。其間，徐渭、謝道韞、孫恩、王凝之、姚敬聖、王陽明、秋瑾等人物故事陸續上演，每一場戲既相互關聯，又各自獨立。刑名師爺、戎幕師爺、奏折師爺、錢谷師爺等四位「紹興師爺」貫穿全劇。（左）



●吳鳳花飾魯迅（右），張琳飾演王陽明

《膽劍千秋》由文化和旅遊部藝術發展中心與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合作推出，紹興小百花越劇團出品，吳鳳花、陳飛、吳素英、張琳等四位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領銜主演。今次演出後，該劇將開展全國巡演，未來還可能走向海外。

作為聚焦紹興千年歷史人物及「膽劍精神」的越劇史詩，《膽劍千秋》在創作上大膽創新，巧妙地將越劇戲劇性與史詩特點相結合，恢弘大氣的時代背景與跌宕起伏的個體命運並行交叉。創作時，《膽劍千秋》編劇朱海就決定，不能做成折子戲，因為這種民族精神「超越時空和一事一物」。「每一個人的膽劍精神是不同的側面。」朱海說，「整個戲看完你會充滿着自豪，中華民族這樣的人物生生不息。」

另外，以「江南看社戲、柯橋過大年」為主題的2024柯橋（北京）城市文旅推介系列活動14日在位於北京古都中軸線最北端的鐘鼓樓廣場舉行，誠邀廣大遊客蛇年新春遊柯橋山水、品柯橋美味、看柯橋好戲、賞柯橋文化、購柯橋好禮，實地體驗「老紹興、金柯橋」的獨特韻味和煙火年味。活動現場還推介了越劇史詩《膽劍千秋》，以及由柯橋本土文旅企業參與拍攝製作的國風動畫劇《後漢金刀》、電視劇《太平年》等。

打破《梁祝》的傳統概念

港芭10月上演的新編舞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簡稱《梁祝》），胡頌威和麥靜雯的編排，可以說予人另類面貌，跟傳統有頗大分別。中國民間故事搬到芭蕾舞台，一般有兩種程式：一是以中國傳統的氛圍出發，即服飾、布景以至人物造型多呈中國化，一看就知故事發生在中國；一是重新設計，把原劇（故事/人物）放進一個較現代的空間，且多不以敘事的陳述方式呈現，無論編舞或觀眾都有較大的自由度去揣摩和想像。港芭的《梁祝》則是兩者兼融，且在原有既定的概念上作出頗多調整。

儘管編劇麥靜雯沿用為人熟悉的《梁祝》故事作為分場，編排亦用順序的敘事方式，但透過舞蹈呈現出的整體觀感絕非是觀眾熟悉的傳統梁祝。最大分別莫過是全劇的調子。這舞劇以近乎熱熾濃烈的拍子為主，不乏濃密和剛勁的舞段。舞台上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不但非苦命鴛鴦，甚至某程度是大膽追求自我的「年輕人」。編舞用了大量的群舞和雙人舞來呈現二人的相遇和相處，男女主的雙人舞多是充滿速度感，直到梁山伯開始感到祝英台可能是女兒身，才轉較為靜態。男主一反一派書生的斯文愚笨，一開始編舞就賦予這角不一樣的模樣，這個梁山伯不但活力十足且主動，並非笨頭笨腦；而祝英台亦是活潑好動的女生，不但經常跟梁山伯獨處，亦愛



●《梁祝》融合了中國元素與現代風格。

圖片：Tony Luk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群體生活，往往跟同窗打成一片，不大避忌。

相對男女主的雙人舞，群舞亦相當吃重，可謂此起彼落，尤其學堂部分完全打破了傳統求學生活的古板形式。同學在枱上跳來跳去，呈現出學堂生活的自由寫意，甚至像現代學生般有時亦會「搞搞震」，但夫子亦不當一回事。這點與固有的概念大相徑庭。尤其學堂背景是一巨大夫子像，帶來諷刺意味。雖然筆者也喜歡這處理，卻衍生出一問題，就是最初祝英台要求父母讓她扮男仔去求學的目的。舞劇呈現的學堂更像男生「遊樂學院」，難道祝英台離家是想識男仔多過求學？

以現代思維重新審視這方面或許也是編舞的想法。回說男女主的雙人舞，在芭蕾外，夾雜現代和中國舞成分，令其更自由順暢，當中不乏托舉和拋接，都跟傳統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那種服從父母之命和接受命運安排的人格並不同。唯雙人舞雖多，動作頗類似和接近，唯幕一場三的「夢中相見歡」很特別。梁祝在宿舍大床中互相禮讓，到英台獨睡，夢見女兒身的自己與山伯歡快暢敘，編舞安排一對穿上現代舞衣的舞者代表二人，輕快自由地起舞，延續二人的心事和實現雙方的愛戀，結合中央一張幾乎垂直的床的裝置，二人跟夢中的一對在床上轉出轉入有很好的效果。這作品亦加上了二人私奔的場面，祝家侍衛的殺氣騰騰和如教母的祝夫人，都跟傳統不同，而這段緝拿梁山伯的男群舞在樂聲中亦展示舞團男舞者的勁度。山伯在如喪禮的裝置下預見自己命不久矣都與舞台上的中國元素融為一體。不過傳統《梁祝》的淒美就沒凸顯出，最後英台跳墳梁祝化蝶的經典場面較輕描淡寫。首場舞者馬仁杰與成萱的大量動作都流麗美觀，之後日場的沈杰和賴翔翔亦優，群舞水準更覺有大躍升。

承上文所示，這作編舞很具現代感，而中國元素則在布景和服裝設計葉錦添的打造下呈現了既具中國特色的氛圍，同時又注入現代氣息和格局，令這個民間故事展現了濃烈的中國色彩，卻有現代思維的觀感。首場廖國敏率澳門樂團演繹田汨根據何占豪及陳鋼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啟發所創作的佳作，亦火喉十足。

●文：鄧蘭